

《春水》手稿：毕生的礼物

中里见，敬
九州大学大学院语言文化研究科

<https://hdl.handle.net/2324/1913955>

出版情報：「『春水』手稿と日中の文学交流：周作人、冰心、濱一衛」国際シンポジウム論文集，2，pp.177-179，2018-02-06. 九州大学QR プログラム「人社系アジア研究活性化重点支援」「新資料発見に伴う東アジア文化研究の多角的展開、および国際研究拠点の構築」

バージョン：

権利関係：

《春水》手稿 ——毕生的礼物

九州大学 中里见 敬

《春水》手稿的发现给九州大学带来新的“动静”。在有关手稿发现的论文发表后不久，6月27日，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何振良总领事一行，便光临九州大学图书馆，参观《春水》手稿，并和九州大学的师生进行了交流。作为此次参观交流活动的“节目”，有两位日本同学为客人朗诵了《春水》中的四首诗。1952年，滨一卫先生将这四节诗编入自己的讲义，与学生一起学习吟味。今天，当两位同学为中国客人朗诵《春水》，我们会情不自禁的想像，滨先生当年是怀着怎样的欢喜，吟诵讲授这些诗篇啊。

三三

墙角的花！
你孤芳自赏时，
天地便小了。

六四

婴儿，
在他颤动的啼声中
有无限神秘的言语，
从最初的灵魂里带来
要告诉世界

八八

春徘徊着来到
这庄严的墙上——
在无边的清冷里；
只能把一丝春意，
交付与阶隙里
微小的草儿了。

一八二

别了！

春水，

感谢你一春潺潺的细流，

带去我许多意绪。

向你挥手了，

缓缓地流到人间去罢

我要坐在泉源边，

静听回响。

听完学生朗诵，何总领事说：上小学时，老师教我们这首诗。当时还不太能理解。到了今天这个年龄再读，便能感受到寥寥诗句里包含着的深奥哲理。谢谢两位同学。

这两位同学一直在主持“汉语餐桌活动”，即利用中午休息时间，边吃饭边用汉语进行交流。活动的操办者和参加者都是学生，活动的开展很好的促进了日本学生和中国留学生的交流。日本媒体报道发现《春水》手稿的消息后，有个留学生带来了《春水》复印件，和日本学生们一起朗读，理解欣赏诗作的韵味，为九州大学带来一股小小的《春水》热。不少留学生说，《春水》手稿的发现让国内外的亲朋好友都知道了九州大学，自己作为九大留学生感到非常自豪。

当年，身为北京大学教授并在燕京大学授课的周作人，很欣赏学生冰心的小诗，写了文学评论《论小诗》，并成就了《春水》诗集的出版。17年后的1939年，周作人将《春水》手稿赠送给日本留学生滨一卫；又过了许多年，周作人的这份礼物在九州大学图书馆滨文库被重新发现和确认，更为九州大学学人带来日中文化交流的机会。日本国内的重要媒体均报道了发现《春水》手稿的消息，既关注到冰心的文学成就和《春水》在新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，也感佩周作人和滨一卫之间诚挚纯粹的师生关系，令人唏嘘不已。

滨一卫于1930年到1933年在京都帝国大学念书，师从铃木虎雄和仓石武四郎两位日本教师，同时还跟傅芸子老师学习汉语。其时，身为青年学者的仓石武四郎刚从中国留学回来，他改变日本传统的训读方式，用汉语读音阅读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作品；他鼓励学生积极用汉语和傅芸子老师进行交流，在京都帝国大学的学生中营造了一股汉语热。滨一卫就是其中的一个积极分子。他在校外热情帮助中国留学生，结识了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一。周丰一1930年秋天来到大阪，准备第二年春季的入学考试。或许有滨一卫帮助的因素，周丰一顺利考上了浪速高等学校（现为大阪大学）。当时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基本都能进帝国大学，所以周丰一和他爸爸周作人一定很高兴。周丰一的留学生活过得很充实，他结交了很多日本朋友，还参

加了学校篮球队。但半年后的9月18日，柳条湖事件爆发，周丰一和其他几个中国留学生为表示抗议，毅然退学回国。几个月后，日本同班同学们一起写信给北京的周丰一，劝他回来继续上学，但他终于没有再来日本复学。关于这些事情，周丰一先生晚年在回忆自己与滨一卫的交往时都有详细记述。周丰一先生用日文撰写的回忆非常感人，也很幽默，令人感喟其真挚的为人，以及周滨两人纯洁高尚的友谊。

我本人是1980年代在大学时期开始学习汉语的。虽然和滨先生所处的时代不同，但我也同样遇到了好老师和好朋友，走上了研究中国文学的道路。我的中国老师叫赵迺桂，出身河北，1944年来日本留学学习工科。出国前，他的父母亲戚都说，战争不久就会结束，日本肯定要打败，你要赶快回来，不要在日本呆久了。果然，不到一年，日本战败，而赵老师失去回国的机会，一直留在日本，直到10年前在日本去世。

教我汉语时，赵老师已经年过六十，他在日本安家立业，孩子也已长大成婚，看上去没有任何后顾之忧。赵老师总是面带笑容，和蔼可亲，一身君子之风。在课堂上，他常常给学生介绍中国的风土人情，有时也会谈到对家人朋友的怀念，但却从没说过一句抱怨的话。赵老师怕我们听不懂太多的汉语，有时竟忘了是在上汉语课，说着说着就都变成了日语。大家很喜欢听赵老师交给我们那些书本上没有的东西。跟着赵老师，我们不仅学习了汉语，更懂得了很多人生的道理，深入了解了中国社会和文化。现在，在我们班的六个同学中，有三人在大学里教汉语或中国文学，一位在海外教日语。如果说我们这些同学各自有所成就，那都和当年赵老师的教育教诲有关。因为这样的经历，我能够多多少少理解滨一卫对周作人的感情。

自从1939年离开北京后，滨一卫再也没能去北京，也没能见到周作人，为此他和家人表达过自己遗憾的心情。也因此，周作人寄送给滨先生的《春水》手稿就成为他毕生的礼物，见证了周、滨两家的友情及其经历过的艰难时代。

谨以这篇小文献给冰心先生、知堂先生、周丰一先生、滨一卫先生和我的老师赵迺桂先生！

附记：在《春水》手稿考察论文发表前后，笔者的考察工作得到华东师范大学潘世圣教授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赵京华教授、冰心文学馆、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编辑部、关西大学名誉教授萩野脩二先生，早稻田大学小川利康教授等学者和机构的大力支持，在此谨致衷心感谢。

（原载于《爱心》2017年夏季号（总第63期），2017年）